

全民阅读工程的推进与提升

——兼对一则网媒报道中两组数据的订正

徐升国

全民阅读成国家战略

书香门第、诗礼传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读书传统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倡导全民阅读作为一项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基础工作，成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门根据党和国家关于文化建设总体战略，推出一系列重要工程，其中最显著的有农家书屋工程、全民阅读工程、促进西部少数民族群众阅读的“东风工程”等。全民阅读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正在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农家书屋工程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工程，也是中共中央实施的文化惠民五大重点工程之一，2005年开始试点，2007年起全面推开，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资，在全国60多万个行政村，每村建一个公益性质的农家书屋，每一个农家书屋配备可供借阅的图书1500—3000册，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张），有些具备条件的地区还提供网络图书、网络报纸、网络期刊等数字出版物。到2012年8月，全国共建成达到统一规定标准的农家书屋600449家。政府共计投入资金180多亿元，配送图书9.4亿册、报刊5.4亿份、音像制品1.2亿张、影视放映设备和阅读设施60多万套，服务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又引发了学校书屋、工矿书屋、社区书屋、连队书屋等各类书屋的建设，现在全国建成的各类书屋已经达到100多万家。这是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历史壮举。

阅读活动遍及全中国

“全民阅读工程”是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等11部委2006年倡导的。尔后，全民阅读组织协调办公室在新闻出版总署成立，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全民阅读活动开展以来，各地组织了读书节、读书月、读书周、阅读日等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读者最喜爱的50种图书推荐活动”、“全民阅读报刊行”、中央电视台“书香中国阅读晚会”等品牌活动不断举办。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主办的“强素质、做表率”中央国家机关读书论坛、上海开展的“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广东开展的“书香岭南”全民读书活动、湖南省“三湘读书月”、湖北开展的“书香荆楚”全民阅读活动、内蒙古开展的“草原读书月”活动、新疆举办的“天山读书节”活动、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期间举办的“读者大会”等重点全民阅读活动，群众踊跃参与。目前，读书游园会、机关读书会、新市民书屋、诵读经典等一些创新性读书活动在各地深受广大公众欢迎。据不完全统计，全国

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属于本地区的读书活动，约有400多个城市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全国开展的各种具体读书活动项目有3000多个，诸多地方政府将全民阅读活动作为城市文化名片来进行打造。“东风工程”由中央财政专项拨款，每年按计划出版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免费发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65个乡镇和9584个行政村。在数字化背景下，数字全民阅读也不断发展。国家投资建造了数字图书馆，并拟于“十二五”期间推出“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重庆维普等数字网络阅读运营商会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均建立了手机阅读基地，短短几年，手机阅读成为时尚，发展迅猛。

中外阅读差距没有那么大

可以说国民阅读的普及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入。但是，近日一则“中国人均读书世界最少”的报道，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引起了不少人对国民阅读状况的关注和疑虑。

那么，我国国民阅读真实阅读状况如何？与国外的真实差距又有多大？报道中关于我国人均读书4.35本的说法，是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但这个调查数据有两个前提：一是仅指18—70周岁的成年国民，不含18周岁以下（0—17周岁）的3亿多未成年人的阅读率，也不包含70岁以上的国民；二是只限于纸质图书，没有包括非纸质图书，数字阅读和教材教辅方面的阅读数据都未包含在内。实际上，2011年全国成年国民阅读图书4.35本外，还人均阅读电子书1.42本，人均阅读期刊6.67期、报纸100.70期。此外，0—17周岁未成年人的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32本。从这些情况看，我国国民人均阅读包括纸质图书和数字图书等其他类型出版物的数量整体上要远高于4.35本。

中国的国民阅读状况与国外相比，差距又到底有多大呢？有一组广为流传的数据，说韩国国民人均年阅读图书11本、法国20本、日本40本、以色列达64本。但据考证，这些广为流传的数据存在不少水分。根据《韩国国民阅读情况调查》报告，2010年韩国成年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除漫画、杂志以外的一般图书阅读量）为10.8册，与2009年的10.9册相当。根据《国际出版蓝皮书2008》相关文章援引国外文献对一些国家国民图书阅读状况介绍，美国2007年人均读书4本左右，除一本书没有读过的人外，受访者人均年读书数量为7本；法国阅读调查显示，2005年法国平均每人每年读书8.4本；据日本《每日新闻》第60次读者舆论调查，2006年日本人均月均读书（单行本）0.7册，合约年均8.4册。由此可见，一些西方国家的人均阅读数据没有传闻中那么高，我国与国外人均阅读图书的差距也没有网上误传的那么大。

明年是蛇年，一条“话剧的蛇”——由中国话剧院演出、苏格兰国家剧院艺术支持、著名导演田沁鑫执导的《青蛇》，即将腾飞。日前该剧在京举行开票仪式，除了将于明年3月在第41届香港艺术节首演，明年4月10日起在北京连演10场，该剧之后还会与澳门、台湾及上海等地观众见面，它明年、后年的欧洲演出计划也基本排定了。

“为什么排这个纯女性戏？因为我是一个女的，可是我把这方面忘了很长时间了。”最近觉得自己长大了，对这部剧有把握了。”田沁鑫说。她执导话剧，一向被称赞为“一戏一格，千戏千面”。从改编萧红的《生死场》到搬演《赵氏孤儿》，从中国式的莎翁剧作《明》到改编老舍的《四世同堂》，田沁鑫不断展示着她远胜于很多男性导演的家国情怀与悲悯情怀。这次在《青蛇》中，田沁鑫将通过白蛇与青蛇两个舞台形象，刻画当代中国女性维护道德与放纵情欲的两种状态。

由于得到苏格兰国家剧院艺术支持，《青蛇》有一个国际化的团队，灯光设计、舞美设计、作曲音乐都请到了艺术造诣很高的英国和德国艺术家，服装造型设计为中国香港的著名电影造型师陈顾方。回忆与苏格兰国家剧院达成合作的过程，田沁鑫慨叹：“做人家的剧容易，做自己的剧让人家帮

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苗春



《青蛇》导演田沁鑫(左二)和秦海璐(左一)、袁泉(左三)、余少群(右)在剧组。 苏冠名摄

忙很难。”原来，2011年，受英国大使馆文化处的邀请，田沁鑫一行到英国访问，在与苏格兰国家剧院进行交流时，双方商定进行一次导演方面的合作。在英国谈戏剧合作，当然首选莎士比亚剧，可这不是田沁鑫想做的。国家话剧院制作总监李东提议做根据香港作家李碧华小说改编的《青蛇》。和自视世界戏剧第一的英国人谈判合作，当然不易，而给英国人讲一个“人与蛇妖之恋”的中国故事，更让他们难以理解。“第二次去谈话的时候，我意识到他们或许能明白我在剧中所要呈现的女性视角和女性表达，果然，一下子激起了苏格兰国家剧院艺术总监维琪·费瑟斯通女士的兴趣。”终于，田沁鑫在第3次谈判结束回国的头天晚上，拿到了盖着苏格兰国家剧院公章的合作函。

开票仪式上到场的秦海璐、袁泉、余少群3位主要演员在走上话剧舞台之前都从小学习戏曲，田沁鑫特别看重这一点。“这种艺术熏陶，不是大学四年就能获得的。中国戏曲渗透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方式。”田沁鑫曾两次在韩国执导话剧，把她的原创话剧《生死场》和《赵氏孤儿》搬到韩国舞台，大受欢迎。“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这事必须做。中国不仅是文化资源大国，也应是文化强国。《青蛇》这次有个国际团队，有利于它的海外传播，但一切还看我们有多么大的国际化视野，有多么开放的心态。”她说。

原创音乐剧《昆仑神话》上演国际版

目前，大型原创音乐剧《昆仑神话》国际版正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该剧以中国传统神话中的西方昆仑神话为基础，以剧中剧的表现形式，将发生在昆仑山的上古神话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爱情故事结合，突出大爱的力量、人性的觉醒以及天地众生对和谐的渴望。

今年3月，该剧曾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此后，出品方把眼光投向国际市场，邀请百老汇金牌制作人Don Frantz作为该剧国际版的总导演，从剧情、音乐、舞美及服装等方面进行了全新的创作。日前，该剧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义演，获得师生好评。（王慧丽）

电视连续剧《聂荣臻》拍摄正酣

根据聂荣臻之女聂力撰写的《山高水长——我的父亲聂荣臻》改编创作的28集电视剧《聂荣臻》正辗转山西、河北、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拍摄，目前进展顺利，计划于明年年初杀青。

该剧从聂荣臻在法国留学的青春岁月讲起，撷取其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等各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和亲身经历，艺术地再现其戎马倥偬的传奇人生和为国防军事现代化做出的重大贡献，刻画了聂帅为我国解放事业呕心沥血的光辉形象。剧中聂荣臻由著名演员林永健饰演。（冯霜晴）

莫少聪当选时尚盛典“年度爱心公益人物”

日前，“LACA·2013时尚盛典”举行，吸引了宁静、温兆伦、熊汝霖、李玲玉、金莎等当红明星出席。此次T台秀，世界各地名模与“童星”同台走秀，受到众多媒体和嘉宾的关注。而香港影星莫少聪凭借为公益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收获“年度爱心公益人物奖”。他表示，“我始终都相信，坚持能够成就梦想！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我都希望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帮助更多需要关怀和帮助的人们，这份公益梦想我会坚持下去。”（霜晴）

中国新诗何去何从？

桑士达

诗歌再没有热闹的市场；写诗的竟比读诗的多，一边是诗人们的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一边是人们对诗歌的不屑一顾、敬而远之！

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这里有种种原因，但窃以为“三不到位”是重要症结：理论研究不到位，指导引导不到位，规范规定不到位。为什么在中国诸多文坛中新诗下滑衰败最为深重？一言以蔽之，完全是“新诗”的自我堕落导致的，诗歌偏离了时代、偏离了社会、偏离了人民大众，自然被小化和边缘化！

“人间要好诗”！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重振诗歌雄风十分必要。让中国诗

歌走出困境，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诗体，可谓刻不容缓。那么，“救救诗歌”路在何方？

纵观我国诗歌的发展史迹，以胡适倡导“五四”白话新诗为开端，中国新诗至少有30年的探索和创造。尽管有了基本成型的新诗形态，但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探索和创新，却让它继续走向不归之路！

那么，今天我们何以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我认为，应该通过古典诗词、民歌和“五四”以来自由诗的“三结合”产生新体诗歌，要坚持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在内容

上，新诗须担当时代和社会责任，多反映现实生活，为人民鼓与呼，敢于抒发“真的声音”；在形式上，至少有三条标准：一是语言简洁精炼，句式与段落整齐而美观；二是必须押韵且有一定节奏，易诵易唱易记，读的抑扬顿挫；三是通俗易懂，富有诗歌传统和民族特色，让老百姓喜闻乐见。诚如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奔星先生多年前强调的：“中国的诗，应该打着自己的旗帜，走我们中国自己的路。”

我认为，新诗体的创建应该由著名高校、中国作协、中国诗歌学会等部门组成强有力的工作班子，联手进行攻关，而且应该做好新诗体的教育和普及工作，让诗歌爱好者、特别是高校的文科生受到最基本的新诗创作与欣赏的知识教化，报纸杂志也要多刊发“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诗，共同促进新诗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

面对我国日益颓废的新诗状况，德高望重的著名老诗人贺敬之不久前提出“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的重要命题。窃以为，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解答问题，让我国诗文化真正走向新生和复兴繁荣，实在是新世纪我国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

诗歌可称为我国的国粹。从古至今，我国涌现出数不胜数、历久不衰的诗篇和无数彪炳史册的杰出诗人，国人以学诗、作诗、咏诗为雅事，以成为诗人、诗入典籍为荣光。诗歌还被列为华夏文化“诗、书、礼、义、乐、春秋”六艺之首，成为中华先进文化的瑰宝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诗歌如今已风光不再，甚至可以说，我国诗歌走到今天，一变千年来的盛况荣华为时下的衰落颓败，好像是从天上跌落到地下！不要说国外文化人士对中国诗歌现状大惑不解，只要是一个稍有文化的国人，观察浏览当今的中国诗坛，就可大致得出如下结论：诗歌再没有昔日的风光，



《民兵葛二蛋》剧照

黄渤：演出葛二蛋的“劲儿”

仲 珏

现在青年人最为观众熟悉和喜爱的喜剧明星，黄渤应该位列前三。现在如果哪部国产喜剧电影里没有他出现，总感觉少了点儿什么，哪怕他就是“打了一次酱油”。这部喜剧片似乎才能算齐全了。现在，他终于主演了一部长篇抗战电视剧《民兵葛二蛋》。你看了不爆笑？那是不可能的。

黄渤成功扮演过无数小人物，这次的葛二蛋依然是个农民，而且看起来就像是黄渤量身打造的。黄渤说，“葛二蛋这个人物身上的那种‘劲儿’还是挺吸引我的，他有一些‘痞’，但是骨子里是个正直勇敢的人，也很重情义。他的种种经历：他要给乡亲们报仇、发小背叛了他、各种战斗不断失败、感情总有波折，他还要担负骂名去做卧底等……这些都在慢慢改变着他，使这个角色从心理上、行为上渐渐成熟起来，最后成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这个人物的这种转变是有挑战性的。”有人说《民兵葛二蛋》有点像《我的兄弟叫顺溜》的续集，黄渤认为，《民兵葛二蛋》有更多喜剧元素，至于演“顺溜”的王宝强，黄渤认为，“他身上有很多别人无法复制的东西，他能用他的真诚打动观众。”剧中，黄渤和高虎饰演了一对正邪对立的兄弟。大家都知道他俩是在青岛长大的发小，十几年前一起出演管虎执导的数字电影《上车，走吧》出道，两个人现在都成了明星。黄渤说，因为彼此太熟悉，在一起拍戏经常会笑场，不过，“和他在一块儿对戏很有默契，一个眼神对方就能知道你想要什么。”

喜剧是比较容易受到本土观众欢迎的一种艺术形式，但是也不乏卓别林那样全世界“通吃”的大师。“我离大师很远，‘成为大师’这事我从没想过，这个时代也很难出大师。我想，踏踏实实地把每一部戏都演好，就可以了。”

这是一场与众不同的演出。它由杂技团出演，蹬伞、绸吊、钻圈、柔术……不一而足，但它又有有机统一了舞蹈、武术、体操、技巧等；它不是传统的“甜美范儿”，段落编排、服饰、舞美、灯光等具有浓浓的先锋时尚色彩，甚至给人玄幻、惊悚、穿越之感；它是一出舞台剧，起承转合地叙述亿万宇宙、生物、人类的诞生史，但又以时尚迷人的音乐、数十名演员的激情演绎、12个磅礴壮观的绚丽场景和300余套独具特色的服装，构成了一场华美绚丽的“秀”。

日前，杂技原创舞台剧《玉兰·爱的世界》在大连启动全球首演，给当地观众、杂技界专家和海外演出商带来了视觉震撼。

引人入胜的“混搭范儿”

锐意创新的大连杂技团近年来创作了4部大戏，包括杂技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杂技卡通音乐剧《不莱梅的四个音乐家》、用杂技讲述历史悲剧的《霸王别姬》和这部杂技舞台剧《玉兰·爱的世界》。大连杂技团团长齐春生把这部剧称为“跨界的杂技创新作品”。他说，传统思想认为，杂技团只能演杂技，不能演别的，但艺术创作就是要解放思想，“借鉴和吸取姊妹艺术为我们所用，可以大大丰富杂技的内涵。”

在这部剧里，钻圈与武术无缝对接，芭蕾与绸吊相得益彰，男女柔术与探戈浑然一体……“如果只用一种舞台表现形式，可能全长一个半小时的演出会让观众觉得单调乏味，而跨界艺术可以满足观众多方面的欣赏口味。”齐团长说。

震撼人心的“国际范儿”

这部剧具有明显的欧美潮流艺术感，确实具有“国际范儿”。其创作团队包括来自亚洲、北美和欧洲的制作人、



小苗 《玉兰·爱的世界》剧照

艺术家和各界演艺精英。除总导演齐春生外，总策划赵演为著名舞蹈家、导演和演出策划人，现任美国联合星表演艺术公司总裁。来自美国的艺术总监丹尼斯·那哈特是美国三大芭蕾舞王子之一，作曲家保罗·切哈拉的交响乐欧美知名。此外，本剧灯光与视频设计团队曾服务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首次将英国最新多媒体投影服务器运用于剧场演出。

首演后，多国演出商对该剧表现出浓厚兴趣，拟定2013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次赴美演出，演出城市包括芝加哥、底特律、匹兹堡、洛杉矶等10余个。法国和欧洲演出目前正在协商。

“和平、和谐、爱”的“中国范儿”

该剧作为文化部重点扶持剧目、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重点支持剧目，以寓意纯洁、美好的中国“玉兰”为象征，从中国“天人合一”的古典哲学思想中汲取灵感，突出了全世界、全人类对“和平、和谐与爱”的渴望。观剧的专家们认为，该剧内容新颖，可视性极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厚重的文化内涵，非常合适走向国际市场。

齐团长说，“在当今动荡不安的世界里，这部剧是中国送给世界的一份真诚的礼物。”

神州